

台湾
欧阳云飞著

32

珍藏本

江湖浪子系列

尼姑的女儿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浪子系列)

尼姑的女儿 上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(江湖浪子系列)

尼姑的女儿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会小红

封面设计:刘 谢

江湖浪子系列(尼姑的女儿)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9 字数:36 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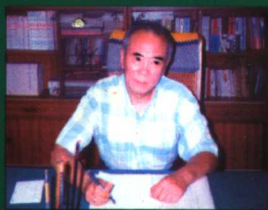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41-X/I·652 定价:150 元

(本套上下二册定价 27.80 元)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60-6



9 787222 026605 >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

中愧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揭皇榜阿宝扬威	(1)
第 二 章	惩恶霸赖皮露脸	(40)
第 三 章	女凶手白妞落网	(79)
第 四 章	黑衣教一鱼二吃	(119)
第 五 章	小祖宗大开杀戒	(160)
第 六 章	上峨眉 了尘欲语还休	(194)
第 七 章	赴苗疆 阿宝赖皮娶妻	(240)
第 八 章	静心庵 找到尼姑女儿	(305)
第 九 章	武当山 计逐太上掌门	(324)
第 十 章	南阳府 曾妮离奇失踪	(366)
第 十 一 章	黑衣教藏龙卧虎	(400)
第 十 二 章	铜钥匙价值连城	(456)
第 十 三 章	蓝田县鬼屋传奇	(497)
第 十 四 章	逞奇谋火烧群魔	(533)
第 十 五 章	擒蛟龙浴血奋战	(571)

第八章 静心庵 找到尼姑女儿

狂奔好一阵工夫，曾妮的情绪才稍稍平静一些，也才想到有关自己身世的事，问：“宝哥，我爹现在在哪里，你们是怎样认识的？”

阿宝见问，立将三怪决战塞外，钻研绝技，收自己为徒的经过，以及师徒寻仇大风庄，扬威玄武观，恶战黑衣教，解峨嵋之厄，苗疆遇怪事，威震火龙堡的大小故事，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。

直听得曾妮忽喜忽忧，忽悲忽乐，时而击掌叫好，时而啧啧称奇，小祖宗一说完，便曾妮即追问道：“我爹他老人家还好吧？”

大哥大说：“好得很，在大漠草原上，三怪结伴而居，整日以谈论武学、印证武功为乐事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比神仙还快活。”

“可有什么特别的事交代小妹？”

“叫你服用‘三怪再造丸’，苦练‘玄玄神功’，将来好

为武林尽一分心力。”

“还有没有说别的？”

赖皮接口说：“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有说出来。”

曾妮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是什么大事？”

“终身大事。”

“讨厌，别卖关子，有话就直说。”

“你那位和尚爸爸有言，假如我师父他看你很顺眼，你也不讨厌我师父的话，你们就配成对，结为夫妻啦。”

虽是江湖儿女，不拘小节，遇上这种的话题，还是会难为情。曾妮心如鹿撞，垂首忸怩道：“死赖皮，臭赖皮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这些话八成是你自己瞎编的。”

赖皮正经八百说：“冤枉，冤枉，这事是你爹情僧亲口告诉阿宝师父的，师父再告诉我，你不信任我，就是不信任阿宝师父，也等于不信任你亲爹，我师父因为是当事人，不便启齿，赖皮好心好意的替你们牵红线，竟被说成是瞎编的，真是好人难做啊。”

曾妮瞟了阿宝一眼，羞答答地问：“宝哥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

大哥大点点头：“赖皮没骗人。”

小弟小毫不放松，单刀直入地问曾妮：“怎么样？喜不喜欢我师父？要不要嫁给他？”

这话太直接了，就算是八十岁的老太婆也不能这样问，曾妮白了他一眼，娇嗔道：“讨厌，去问他呀。”

赖皮嘻皮笑脸地说：“他不必问，早在凉州时就爱上你

啦，昨天在岳阳楼你爽约未到，急得要跳楼，来君山之前还一直在担心，不知在你与尼姑的女儿之间如何选择，现在可好，两个人变成一个人，等于已经爱你两次，娶你两次啦。

话锋一转，小弟小忽又改口说道：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有一件事必须查证清楚。”

曾妮愕然问：“赖皮，你要查证哪件事？”

“查证你和老王爷的关系。”

“本姑娘和他毫无关系。”

“在非非戏班，或王府，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”

“难道说，那个老色鬼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到口的肥肉会不吃？”

“镇西王是没安好心，但我的警觉性很高，幸未被他得逞。”

赖皮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如此看来，妮姐还是白璧无瑕之身，失礼，失礼啦。”

阿宝说：“赖皮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，妮姐二字不是你叫的。”

小弟小一愣，问：“大家年龄相若，身份相当，不叫妮姐怎么叫？”

“叫师姑。”

“师姑？这笔账怎样算？”

“好算，曾妮是我师妹，你是咱家的徒儿，懂了吧。”

“懂是懂啦，只是觉得吃亏太大，比别人矮了一截。”

“嫌矮可以脱离师徒关系，不要委屈自己。”

“不不不！我要修炼玄玄神功，要出人头地，要重振太平镖局。”

“那就老实点，别目无尊长。”

“现在叫师姑，将来岂不要改口叫师娘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三人边聊边走，不知不觉已至岸边，展目望去，渡船仍停在原处未动。

活阎王阎五的画舫已去，红玉郡主李红玉的画舫则未走。

阿宝皱眉道：“李红玉身份特殊，人很难缠，最好不要招惹她，咱们走。”

走？走不了啦，你不想惹她，她偏要惹你，红玉郡主带领着六男六女飘然而至，接着，画舫上挑起了数盏大灯笼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

李红玉的身边有两个人特别扎眼。

一个矮胖，身穿紫衣，手里握着一把半月形的弓刀，头上戴着一顶很精致，在中原不易看到的斗笠，遮住了大半张脸，面貌年龄难辨。

一个高大，一身青衣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口鼻仿佛长在草丛中，显得格外粗野，使用的兵器也很奇怪，是一把很重很大的大板斧。

从各个角度来衡量，皆非中原人氏。

红玉郡主笑脸迎人，首先开口说道：“游湖？”

赖皮是个标准的应声虫，反映又快，笑道：“晚上游湖，别有趣味，如在船上小酌，更加快活似神仙，怎么样？郡主，一块去吧？”

给阿宝、曾妮丢个眼色，继往前行。

一名红衣女子横身一拦，凶巴巴地说：“慢着，郡主有话要问，未许以前任何人皆不得擅离一步。”

小祖宗大为不快，目注李红玉语冷如冰：“郡主有何见教？”

李红玉一扬柳眉儿，说：“本郡主想知道少侠来君山的目的？”

“没有目的，只是游山玩水而已。”

“有消息说，杀死先王的凶手白妞匿居在此。”

“在下认为白妞已死，对此一无所知。”

“本郡主却听人说，少侠此来君山，就是为了会白妞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，白妞是咱家抓的，必然怀恨在心，就算她尚在人间，在下也不会自找麻烦，去见恨我的仇人。”

赖皮帮腔道：“是啊，这个道理白痴也明白，简直是自寻烦恼，准会碰一鼻子灰，轻则被骂个狗血喷头，重则被揍个头破血流，我们师徒才不会干这种傻事哩，郡主的消息有误，判断不准。”

任你花言巧语，郡主自有主见，不吃这一套，简短有力地說：“我不信！”

阿宝道：“那天夜里，王爷不是已经跟钦差大人讲好，

可以派一名亲信去长安陪审，届时所有的疑云便可一扫而空，何必以郡主之尊到处查访。”

红玉郡主的声音转趋冷厉：“请别再装糊涂，少侠比谁都清楚，白妞在牢里只待了半天多便越狱而逃。”

“这事与咱家无关，事前事后不知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退而言之，假定此事属实，也该由朝廷再出皇榜，悬赏缉拿。”

“少侠可是打算再揭一次皇榜，再拿一次赏金？”

“郡主之言差矣，这种错综复杂而又内幕重重的烫手山芋以后可再也不敢碰了。”

李红玉嘴角微抿，咬着银牙道：“坦白说，我们兄妹对朝廷不信任，决定要亲自捉拿白妞，以及她幕后的教唆人。”

赖皮说：“这多累，三山五岳，人海茫茫，到哪里去找啊？”

红玉郡主道：“也准备不惜巨资，雇用高手。”

阿宝一怔神，说：“雇用谁？”

“少侠就是本郡主想要雇用的第一人选。”

“对不起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再也不干了。”

“王府不怕多花钱，二万两如何？”

“三万两也不敢应命，这事好比大海捞针，根本无从下手。”

“四万怎样？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”

赖皮道：“债多不愁，钱多了可愁呀，我们师徒三个都是老实人，真还不知道该怎么花呢，郡主若是没事，我们要游湖去啦。”

李红玉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曾妮，这时说：“这个是谁？好像在哪里见过。”

阿宝心里早有准备，说：“他是铁牛呀，在凉州郡主可能见过。”

红玉郡主不悦道：“他自己怎么不说话？”

赖皮急中生智说：“小铁牛最近得了失音症，有口难言。”

“身材不对吧，铁牛那有这么瘦。”

“这小子近来在节食练功。”

“似乎黑了些。”

“是常晒太阳的结果。”

“也高了些。”

“长大啦。”

尽管对答如流，却丝毫未减李红玉的怀疑，经过这一阵子冷眼观察，愈看愈不像铁牛，倒有几分了，身为郡主，居然强行掳人，心目中可还有王法？”

紫衣人喝斥道：“臭小子，郡主乃金枝玉叶，说话要有分寸，不得对郡主无礼！”

青衣人的话也不好听：“娃儿休出狂言，听说小兔崽子身手不凡，正想领教领教。”

不待阿宝回话，大板斧已照准小祖宗的脑袋砍过来。

紫衣人也没闲着。刀掌交挥，与青衣人联手合击。

另有四男六女亦蠢蠢欲动，猛可间，阿宝发出一声狮子吼，呼！呼！呼！全力连攻三掌。

玄玄神功，非同小可，乃武林三怪十几年精心钻研之精髓，威力无边，至大至刚，神功一发，风在吼，沙在飞，湖水也掀起波浪，声势好不吓人。

有人被震倒地。

有人被震飞出。

有人被震落湖中。

紫衣人、青衣人表现不俗，仅倒退三四步便拿稳住。

红玉郡主李红玉的表现更佳，娇躯向后一仰，仅仅退了半步而已。

大哥大以一当十，这样的结果令全场骇然，均认是生平所遇最厉害的对手。

阿宝自己却很不满意，认为是出道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，因为刚才那三掌，施出全力，原意是想将李红玉那一伙人全部震落湖中。

不是小祖宗功力不足，而是遇上了真正的高手。

双眉一挑，朗朗一笑，阿宝抱拳道：“咱家不想与郡主为敌，希望郡主也不要逼人太甚，告辞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人已纵起，立与曾妮、赖皮凌空飞向湖中渡船。

李红玉、紫衣人、青衣人惊魂未定，猝然无防，根本来不及拦截封堵，急切间只能以暗器追杀。

顿时，飞刀、飞镖、铁莲子、铁葡萄等暗器全部使出，好似蝗虫飞蚁，更似暴雨倾盆，成群结队地疾射而出，仿佛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

却敌不过黄蜂钉，好像长了眼睛，具有灵性，在身后筑起一道墙，暗器半途被截，巨细靡遗，阿宝、曾妮、赖文龙安然无恙地落入船中。

李红玉、紫衣人、青衣人心有不甘，快步冲至岸边，打算强行登船，岂料，阿宝先发制人，又及时连攻三掌，震得三人仰面后退，东倒西歪。

这三掌妙用无穷，利用反震之力，小船立如箭也似的射入湖中。

红玉郡主的脸都气紫了，娇叱道：“可恶的阿宝，你听清楚，父仇不共戴天，镇西王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务必要把白妞捉拿归案，你袒护凶手，便与凶手同罪，下次见面便是你的末路穷途。”

阿宝笑语道：“郡主说哪里话来，在下的同伴确系铁牛，绝非白妞，咱家已与本案毫无关系，随你们去龙争虎斗，尔虞我诈，千万不要把区区扯进去，下次见面还是好朋友，何必说这种伤感情的话。”

赖皮也扯开嗓门嚷嚷道：“一次生，二次熟，咱们都是来自凉州的人，人不亲土还亲，理当相互照应才是，动不动就舞刀弄剑，实在不够意思。”

余音袅袅，船儿早已在李红玉的视线内消失，阿宝只见画舫上灯火如豆，岸边的人全部没入黑暗之中。